



1870-1871

巴黎围城和
巴黎公社时期
的速写

法国 亚尔培·洛比达

1870-1871 巴黎围城和 巴黎公社时期 的速写

(法国) 亚尔培·洛比达的画和日记

沈 琪 译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北京

巴黎围城和巴黎公社
时期的速写

〔法国〕亚尔培·洛比达 作
沈 琪 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平野 装帧设计：张晓君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79年9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书号：8027·7090 印数：1—12,000
定价：2.45元

出版说明

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了争夺欧洲霸权，爆发了普法战争。1870年7月19日，法皇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但法军士气低落，装备不良，指挥失措，以致连连失败；色当战役中，法皇拿破仑三世投降，当了普军俘虏。色当溃败激怒了法国人民，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要求恢复共和；但资产阶级窃取了政权，成立反动的卖国政府。这时普军已包围巴黎，为了保卫首都，工人要求武装，将原有的国民自卫军扩大一倍，约为三十万人。工人自己成立了和资产阶级政府对立的警备委员会。资产阶级政府害怕工人夺权，便和普鲁士开始停战谈判。在这以前，巴黎工人反对政府叛国活动，曾在1870年10月31日，1871年1月22日举行起义，但都失败了。1871年3月17日临时政府内阁会议悍然决定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等武器，逮捕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清晨政府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被妇女们发现；巴黎无产阶级夺回大炮，英勇起义。当晚，以梯也尔为首的反动政府逃往凡尔赛。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由于没有彻底摧毁反动军队和坚决镇压反革命，在反动派和普鲁士政府内外勾结下，巴黎公社失败了。震撼世界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天，但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演习，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预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然胜利。马克思指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本书系根据1971年在巴黎出版的《Albert Robida Album du Siege et de la-Commune-paris 1870—1871》一书译出和复制的。该书由历史书店（Librairie Historique）和托马-雪勒书店（Librairie Thomas-Scheler）发行；导言和注解是吕西恩·雪勒（Lucien Scheler）写的。这些速写是在当时的现场画成，因此它是一种形象的艺术文献，真实的历史记录。画家洛比达当时的日记则对他的速写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注解，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

原 书 导 言

《巴黎围城和巴黎公社时期的速写》是有才能的亚尔培·洛比达年轻时期的一部作品，共收入速写一百七十七幅，没有发表过^①；这本画册显示出洛比达象记者那样的许多值得赞扬的优点。莫尔特克元帅的军队围攻巴黎时，他才二十二岁。他不但每天要在被围的京城里跑许多区，而且很快地用速写把异乎寻常的场面记录下来；不但要到城外靠近前哨的地方，有时甚至就在敌人的射程之内，用钢笔，用水墨或用水粉把郊外的景物、普鲁士军占领的村庄在烟火弥漫中露出的侧影描绘下来；而且傍晚时一回到家，他便把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围城时期引人注意的事件，外省的战讯，表示不满的群众游行，能反映由于缺货会酿成饥荒的主要必需品的行市，组成了这些日记，表达浪费的勇敢和无用的苦痛的日记。活生生的文献并不排斥诙谐，是画册中一百七十七幅速写的必不可少的年月表；反过来说，后者是记叙文字最直接的绘画的注释。亚尔培·洛比达的写生画，对历史家来说，的确富有报导的成分，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在街道上和在防御工事里，画家“照快相”；任何摄影记者，那时候由于技术上的曝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实在无法和他竞争。他的手帮助眼睛（由于某种神技妙术）弥补了近视；他的手灵巧敏捷，下笔如飞；风景中有人物的活动，一瞬即逝，而洛比达只消几笔就取其要旨，把目睹的景物转录下来；于是他的速写使巴黎城，不断忍受再次被围的巴黎城所呈现给巴黎人的每天的景象，忠实地恢复原状。

总是出现在神经最厉害的痛处的画家的感受，在人物和行动的残酷事件的过程中所想的，尽管他有意采取保留态度，这份日记还是提供了一个轮廓。

宣战时，亚尔培·洛比达似乎感到兴奋，大多数法国人都是这样；可是有些人对这种兴奋表示不满，尤其是儒尔·瓦莱斯，作者在日记的最后数页中因此而归咎于他。帝国的败绩和麦茨的投降几乎就毁灭了这种虚幻的信任，而围城时期的苦恼，一如不愿扩大的某些局部性胜利，不断令人失望的一连串谣言，以及特别寒冷的冬季带来的痛苦，这种种，都促使被围者的意气沮丧。就这样封锁了整整四个月以后，所谓国防政府——毫无疑问用的是反语，认为停战的时刻终于来到（1871年1月28日）；

关于这次停战，是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在费利埃尔和俾斯麦会晤后（1870年9月19日）早已作了准备的。而没有被失望感染的绝大部分巴黎群众觉得，宣布停战协定就是卖国。因为许多爱国者，其中不少国民自卫军营里的成员是由居民区招募来的，他们还深信有名的“大规模出击”（没有什么要多次延迟的明显理由）才能突围，确保和罗亚尔军会合；在这最重大的企图没有采取行动以前，毫无道理地要求停火，无非是可耻的投降。

总的说来，洛比达在围城时期已经记录了人们的革命行动（他甚至称之为狂士）。就是这些人，在几星期以后，赞成公社制度和自由城的巴黎。在这期间，国民议会，也就是政府，采取了三项反人民的措施：

（1）2月15日，取消国民自卫军战士每天三十个苏的津贴；（2）3月10日，废除延期付款（这个月的13日至17日，十五万份拒绝证书，说明同样数量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没有支付的能力）；（3）3月18日，梯也尔向部队下令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而这些大炮是在围城时期以群众的捐款铸造的。这些不得人心的措施激起了二、三百万巴黎人一致的愤慨，于是产生了公社组织；其中大多数成员是钢铁工人、建筑工人、手艺人，加上职员和普通市民，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他们在最近的过去，对帝国的态度并不含糊，因而在共和团体里多少有点名气。

地主富农的反动思想和对工人阶级莫大的蔑视，因为反对巴黎公社社员的要求恢复权利又爱祖国的激昂情绪，彼此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亚尔培·洛比达是个宿命论者，对新的暴风雨的迫近，起先他不太关心。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签订休战协定的那天起，他多少象是生活在事件以外。停战带有侮辱性，他象所有正直的法国人一样感到痛苦，但是他觉得这确实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而且，既然停止了敌对行为，在他看来，也就真正结束了饥饿和该诅咒的年代；“殊死战”者（他用这样的称呼）听到停战表示不赞成，在他看来有点狂妄。这样，家庭之爱和暂时摆脱巴黎城中形势日益紧张的宽慰，二者结合在一起使他高兴。等到巴黎和外省的交通一恢复，亚尔培·洛比达于2月8日回到贡比尼城父母的身旁；过了三个星期，3月2日，他又来到巴黎。那时三万普鲁士军，上一夜和下一天，在爱丽舍街上露营；蒙难的巴黎映入他眼帘，一片沉寂，形同死城，关闭的门窗后面，隐藏着愤怒和失望。

是在人民居住的区里，是在他居住的别利维尔，他看到了起义的最初几次示威。他不是不知道起义的深远原因，但是他性好诙谐，只记住一些外貌：短促的胜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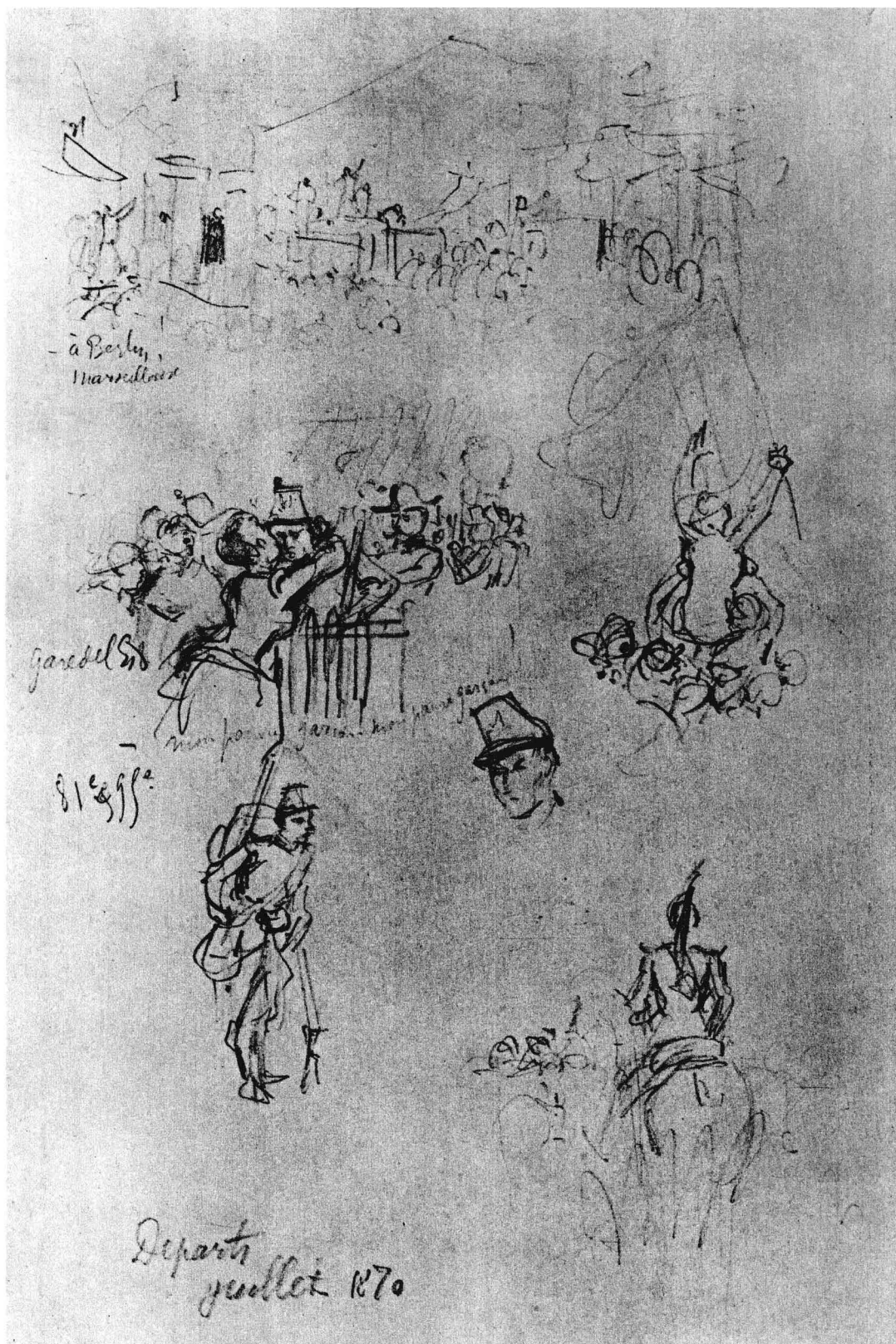
唱着歌儿游行的队伍，如象演说、肩章、临时当了军人的帽上羽饰一样，引起这个爱讽刺的、好怀疑的年轻人的微笑，并引起他画漫画的兴致。他的日记，不再是每天写了（而且有时连日子都不注明）寥寥几行把好多天的事件并在一起，加以概括（如他写：“5月15日前后”）。日记证实了，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他一定程度地关心那发生的事件，几乎认为它是徒劳的骚动，并含蓄地希望它早些结束。既然没有什么强迫他留在巴黎，四月里他又去贡比尼和家人度过了三个星期。

在五月的战役中，当凡尔赛军队到达并夺得他居住的街道时，他在等待脱身的地窖里高兴得叫了。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最后的斗争而来的血腥镇压，他坦率地加以谴责：在他的区里，抓来便杀继续了数日之久。他时闻邻近的街道上集体屠杀的排枪声。但是亚尔培·洛比达，如果说他对起义者表同情而怜悯他们，他却并不迟疑把他们的激昂归罪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记得这些人物早在10月31日和1月22日就出现了；也归罪于公社的记者，认为是他们煽动并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把记者说成是扮演了率领群众的角色，这种神话已被儒尔·瓦莱斯多次揭穿过。当然，亚尔培·洛比达，由于他的性格和心情，和许多艺术家（况且其中有他不止一个朋友）相反，不懂得多少知识分子为什么站在起义这一边。在这悲惨的年代中，他写的日记是一个和巴黎公社有抵触情绪的见证者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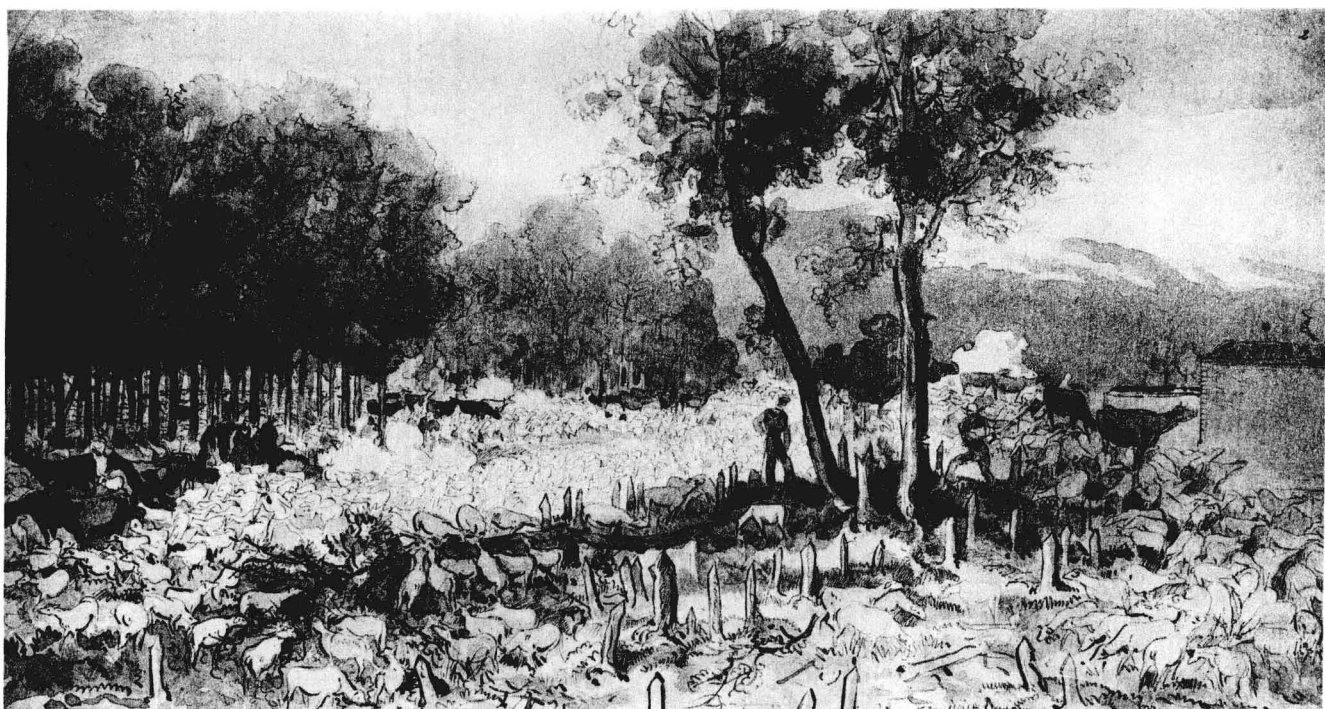
意识形态和感情在交锋；而在要求更加公正的阵营里，反对各种草率的判断，存在着这样的确信，后来还活着的人又屡屡加以肯定，而且现代史家也认为颇有根据：色当投降后第二天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胆怯的奴才围在四周，它被迫不得不信赖明目张胆同情旧制度的军人；此外，它被保皇党的阴谋诡计所左右——如果没有这次以失败告终的起义和大规模的流血牺牲，这个共和国一定会垮台。

吕西恩·雪 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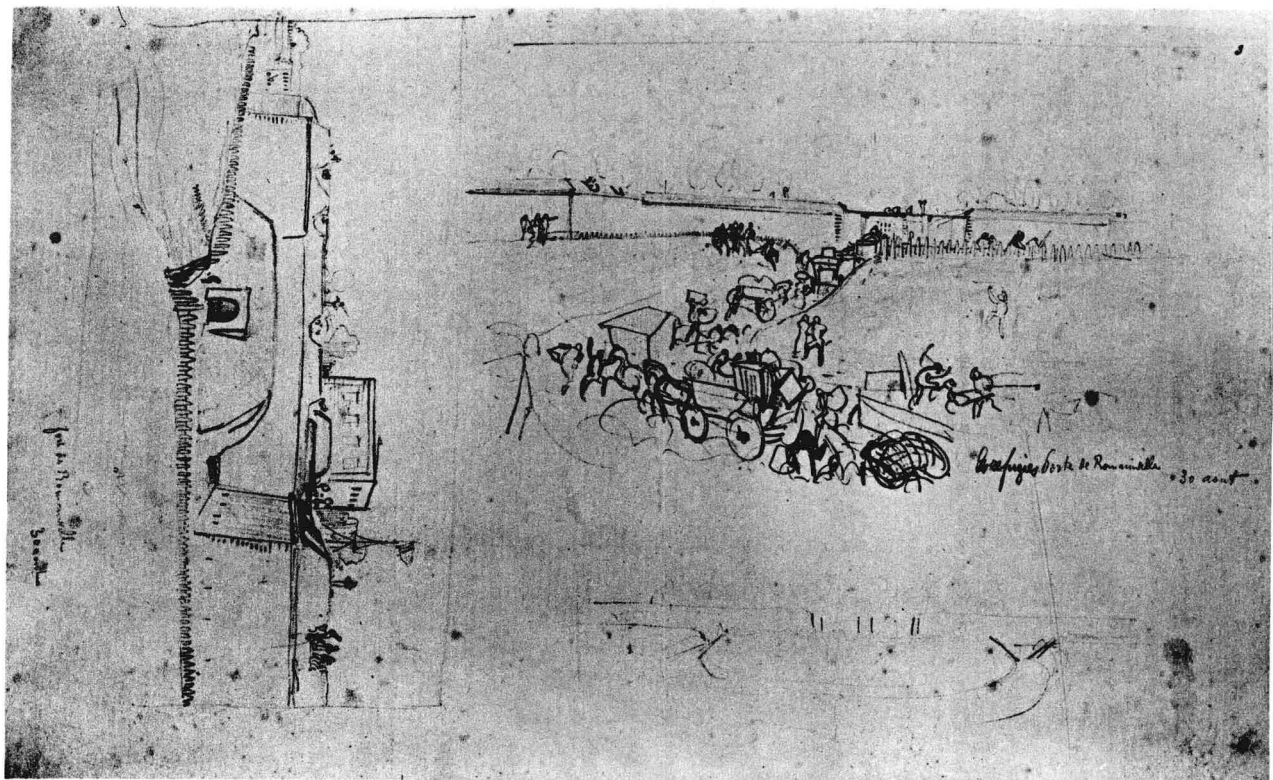
① 《新闻画报》、《图画世界》以及亚尔蒙·达尧的册子《入侵，围城，公社》，或用木刻、或用锌版翻制了若干幅。



1 1870年7月。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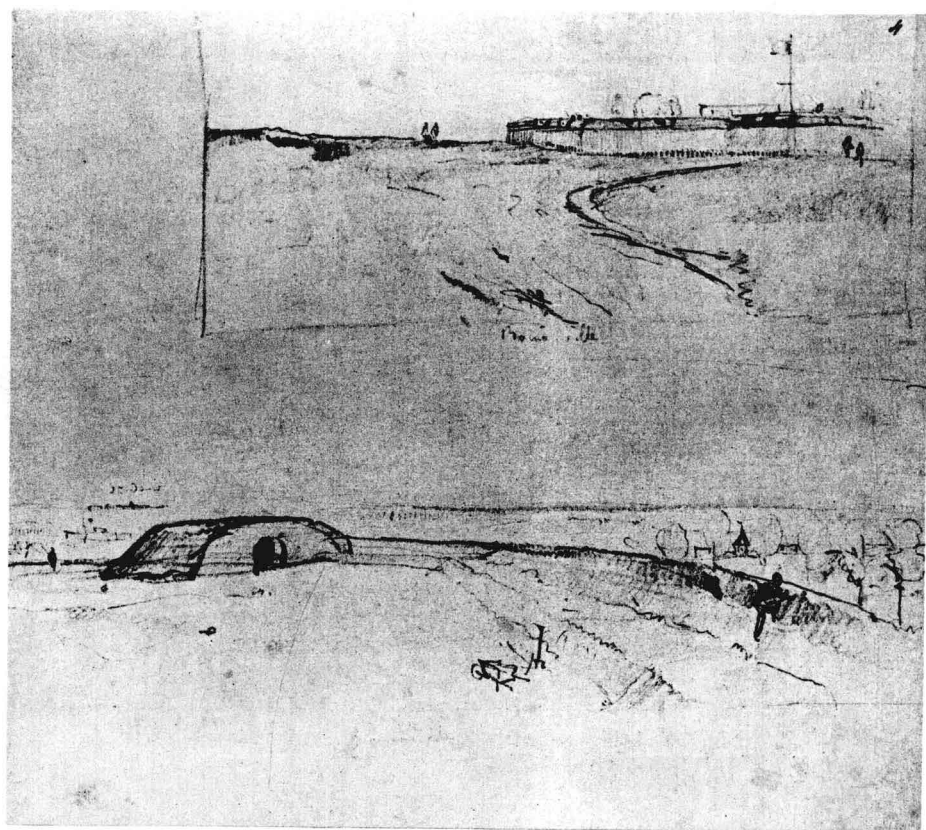
2 1870年8月28日。
布洛涅树林。



3 8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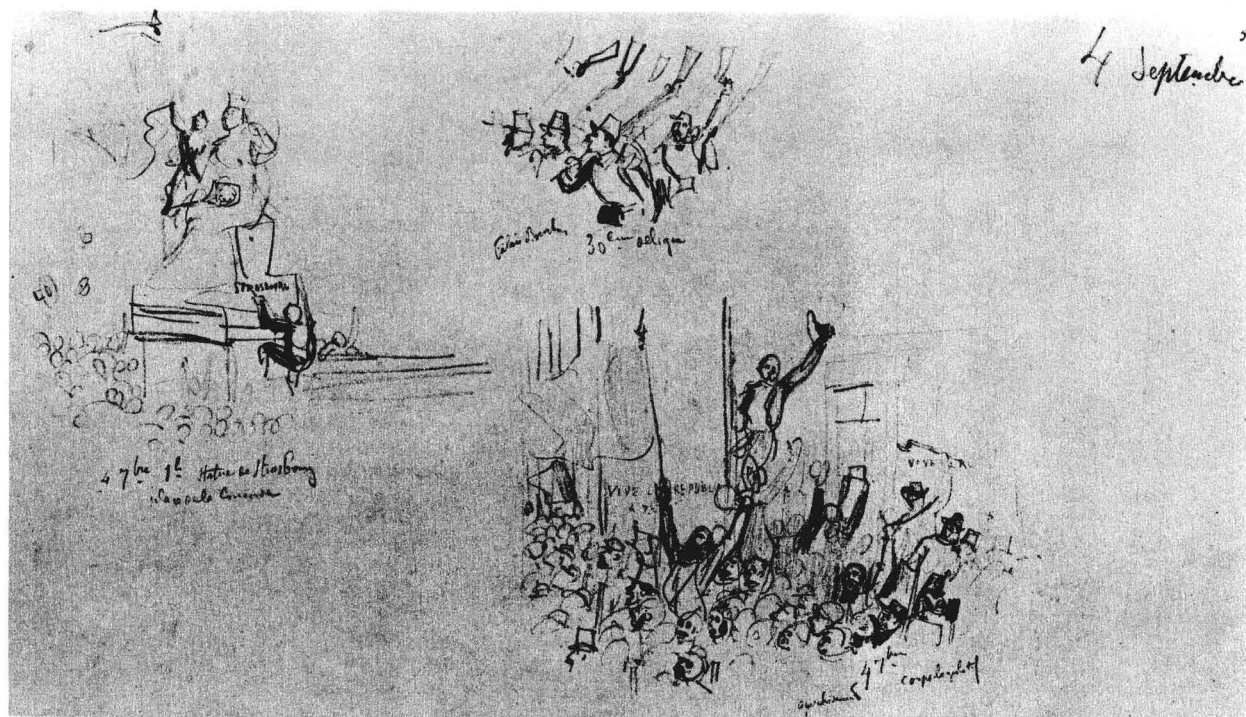
a 罗曼维尔门。难民。

b 罗曼维尔炮台。



4 a 罗曼维尔。

b 罗曼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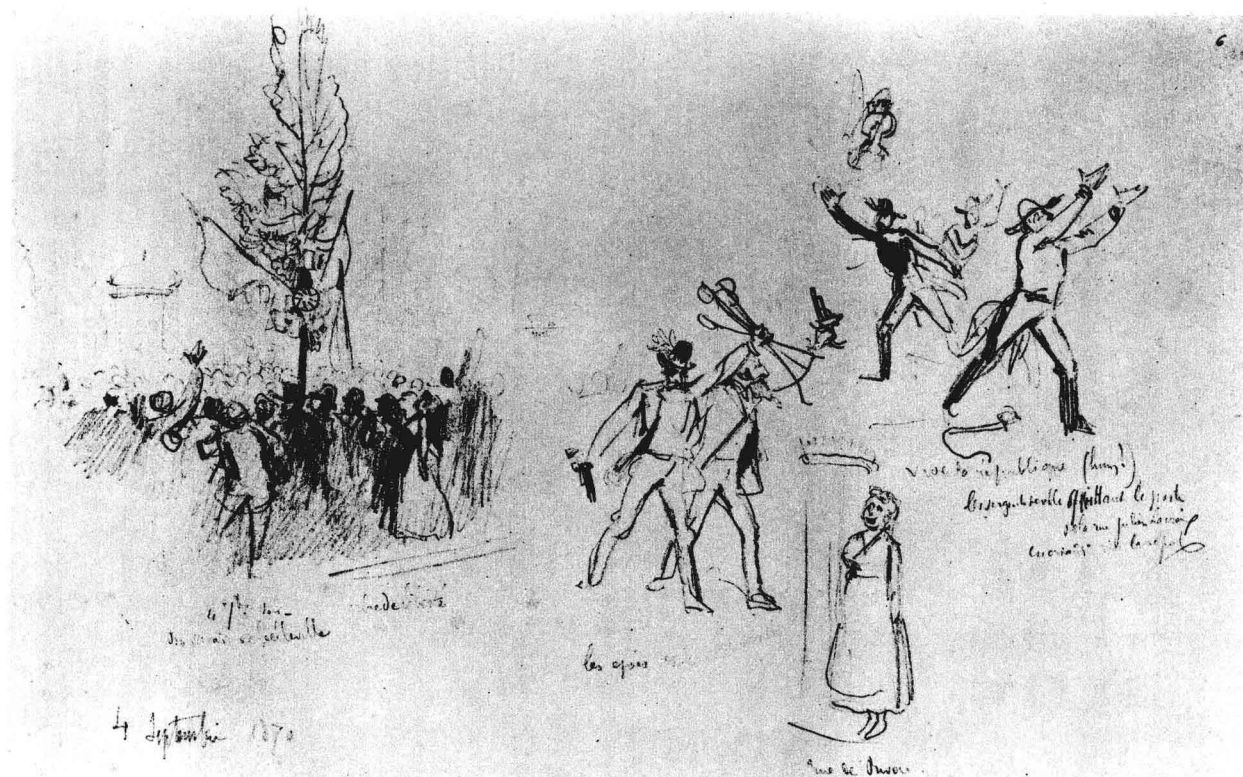


5 9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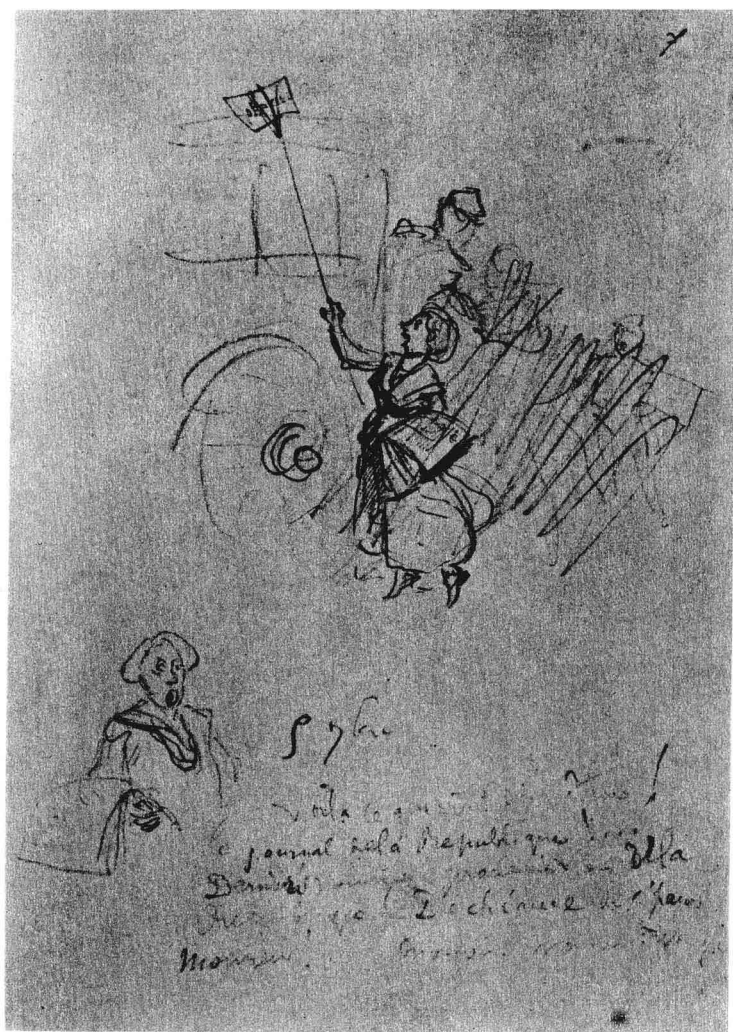
- a 一时。协和广场斯特拉斯堡像。
- b 波旁宫。正规军第30营。
- c 冲进立法院。

6 9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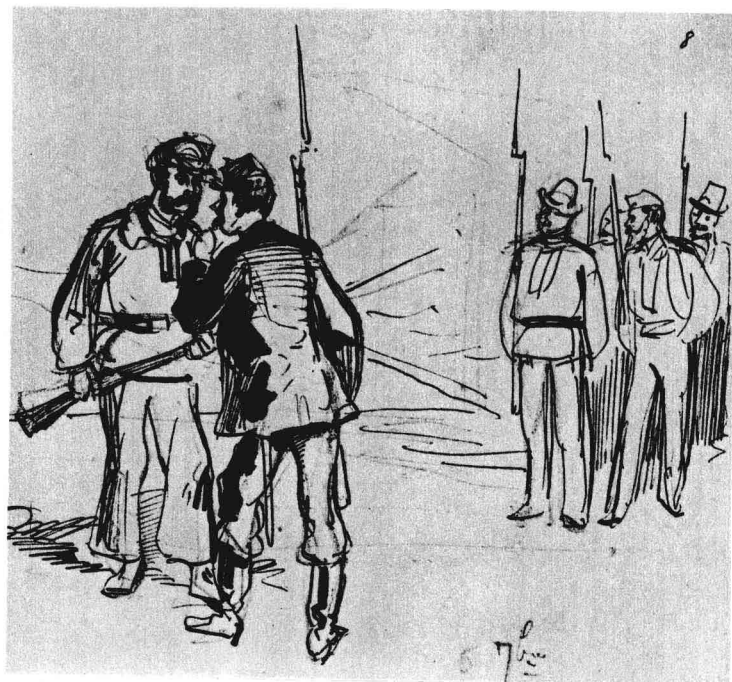
- a 黄昏，别列维尔林荫道。自由树。
- b 市警备队的剑。
- c 共和国万岁（哼！）市警备队离开茹连拉克
洛亚街哨所，一面呼“共和国万岁！”
- d 丽伏里街。



巴登盖先生！



8 9月6日。



9 后备工兵。



10 在圣马林港。





11 9月。



12 1870年9月9日。

古·弗路朗斯身穿克里特服装。

第20区。别列维尔被选为营长。

9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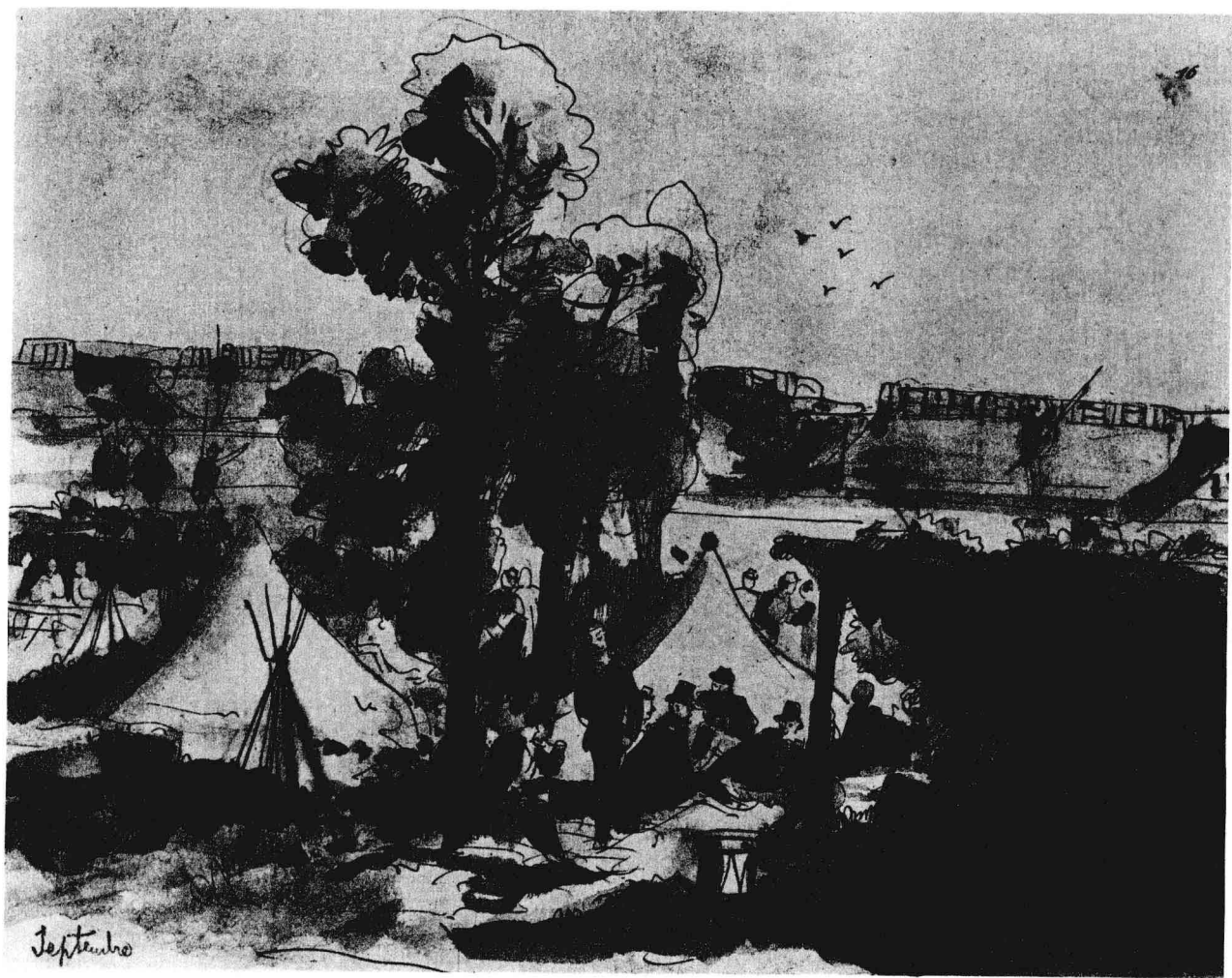
13 9月。原先的帕西市警备队。
外省义勇军的新装。

14





15 刮去胡子的市警备队,(变成了)凯拉特里(新警察总监)的治安队。



16 9月。